

十年生死两茫茫

品中国文人

敢以微躯，自今为殉国之始

苦寒念尔衣裳薄，独骑瘦马踏残月

苏东坡

东坡咏月词一出
三百篇

试上超然台上望，半壕春水一城花，烟雨暗千家

静故了群动，空故纳万境

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

却对酒杯浑似梦，试拈诗笔已如神

门前流水尚能西

我欲醉眠芳草

江边千树柳，落我酒杯中

刘小川 著

往来一虚舟，聊从造物游

非外借

刘小川
“品中国文人”再添新作

300 篇
讲透苏东坡!

品中國文人

苏东坡

三百篇

刘小川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品中国文人·苏东坡三百篇 / 刘小川著. -- 上海 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23

ISBN 978-7-5321-8350-0

I. ①品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苏东坡 (1036-1101) — 传记

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204616号

发 行 人: 毕 胜

责任编辑: 江 晔 解文佳

装帧设计: 韦 枫

书 名: 品中国文人·苏东坡三百篇

作 者: 刘小川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 201101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159弄A座2楼206室 201101 www.ewen.co

印 刷: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000×650 1/16

印 张: 29.75

插 页: 2

字 数: 345,000

印 次: 2023年1月第1版 2023年1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8350-0/1.6590

定 价: 68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3-83349365

自序

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收录的苏东坡作品多达十九篇，以后可能还会增加。苏东坡是全才，即使在古代也不多见。从宋代到今天，读书人没有不读苏东坡的。

全才的背后，是生活的全能。巨大的生活热情支撑着这个生命体。苏东坡留给未来世界的价值，不会少于当下。一种永在当下的能量是什么样的能量呢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：3021年，4021年，中国人还是在读苏东坡。

我曾经把荷尔德林的诗句献给这位眉山人：“思想最深刻者，热爱生机盎然。”

萨弗兰斯基《海德格尔传》：“人们并不把海德格尔算作构造体系的哲学家，而是把他看作对传统进行揭示的高超能手。他能使传统当下化。”

三十年来我拜读海德格尔，可能获得了一些异质性思维，避免了单纯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同质性尴尬。我学着原初地看待事物，切入生活的激流，宏观与微观的把握并举。“让事物自己把自己显

现出来。”这个很难，但难才有意思。

苏东坡三百篇，李太白三百篇……我是在尝试着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准发力与投送，于百点中取一点。在运思的层面，我努力朝着三个方向打通：打通中西、打通古今、打通雅俗。

作家要知道写什么，更要知道不写什么。

古人写人物，文字是不多的，包括苏东坡本人写的传记，《方山子传》之类，几百个字足矣。司马迁写人物，寥寥几笔就传神。对人物的精准把握是汉语文学的传统。

《世说新语》对我启发大，一个字要抵三个字用。反观眼下的许许多多大部头，望而生畏也，很多书可以去掉一半，书中的大量引文也应精减。

本书大处不虚构，细节有想象。《庄子》《史记》都不乏文学性描写。

本书平均每篇约六百字，故事与故事相勾连，形成一张网。本书深描苏东坡的处境与心境，以此展开北宋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，尽可能言之有物，有所发散。

发力是否精准，尚需读者检验。

刘小川

2021年11月13日 于眉山之忘言斋

从苏东坡的爷爷说起

公元十一世纪中叶，西蜀眉山有个怪老头名叫苏序，他就是苏东坡的爷爷。邻里称他“苏四大”：个头大，酒量大，脾气大，喉咙大。他喜欢学神仙张果老骑毛驴，身上歪挂个酒葫芦，在眉山城的石板路上晃悠。他口中念念有词，旁人不大听得懂，原来他在念他自己写的诗。“所欲言，一发为诗。”苏序写了几千首打油诗，在眉山城很有名气。“敏捷立就，不求甚工。”

苏老爷子背靠青天手拿书卷，看书看得得意了，大街上哈哈大笑，把路人吓了一跳。小孙儿苏子瞻仰望爷爷，觉得爷爷比县太爷还了不起。城里有个茅将军庙，专门骗老百姓的香火钱，苏序带了十几个后生去拆了茅将军庙，扯断了坏官劣绅合伙搞的利益链条，断了这些人的一条大财路。眉山的县官不讲道理，苏老爷子会冲到官厅去讲理，好像他才是上级。他的喉咙大得很，城门洞外都听得清清楚楚。眉山人喜形于色，奔走相告：“苏老爷子又骂县太爷了。”

很多年以后，苏东坡写万言书，狠狠批评皇帝。

苏序干了一件事，眉山人传了几百年。他积谷数千石，装满了好多粮仓，城里人以为他想屯积居奇，等灾荒年来了，把粮食抛出去，卖高价，赚大钱。问他，他不解释。他又念念有词，原来他在掐算天气，顺手摸摸小孙儿苏子瞻的冬瓜脑袋。第二年，眉山果然闹天

干，庄稼都干死了，人心惶惶，有人节衣缩食，有人想逃荒到成都去。城里的几家粮铺趁机哄抬粮价，于是菜价也涨了，肉价翻了几番。人们议论纷纷：“屯粮大户苏序有何动静？恐怕是要卖高价喽，黄澄澄的谷子一担担挑出来，那白花花的银子哦，流进城西的苏家去。”

然而，苏序竟然开仓散粮，专门救济贫困户，平抑物价。眉山人又奔走相告：“苏老爷子放粮救灾啦！”“急人患难，甚于为己。”苏东坡有回忆祖父的文章《苏廷评行状》。

四十多年后，苏东坡在杭州建“安乐坊”，看病不收钱，救了千百个染上瘟疫的人。祖孙二人行事，好像商量过。其时，苏序早已去世，在天堂注视着孙儿苏东坡。

费头子·黄荆条子

《三字经》说：“苏老泉，二十七。始发愤，读书籍。”

苏老泉即苏洵，苏轼的父亲，家中排行老三。小时候的苏洵是眉山的费头子，天上都是脚板印，天天玩到黑摸门。“费”是淘气的意思，费头子类似孩子王。苏洵爬树手脚并用，比峨眉半山腰的猴子还利索；苏洵畅游滔滔岷江，“弄潮儿向涛头立”，苏洵最喜欢跳进城西的大池塘，摸鱼捉虾掰爬海（螃蟹），踩水抖脑袋，躺水欣赏荷塘月色。踩水、躺水都是民间的游泳技巧。苏洵来了野性子，搅得水花四溅，吓得水蛇逃、乌龟藏。

苏老爷子来找儿子，喊：“三娃儿哩，你狗东西钻到哪儿去了哦？你狗东西哦！”

狗东西却在水下优哉游哉，嘴里含一根细竹筒通气。苏序游走池塘边，心里有点慌。忽见一条白影子冒出水面，跳上岸来，抓起草丛中的衣裳裤子开趟子跑。那苏老爷子也敏捷，闪电般追过去……有时苏洵被父亲捉住，衣领子被父亲的大手提起，却拿足尖点地，双臂展开如大鹏起飞，对路边看笑耍的街坊娃儿说：“反正要挨打，不如先耍耍。”

苏家五亩园子，有一棵黄荆树，苏洵最怕黄荆树的树条子，这种树条子又长又细，人称凶柔条，打得屁股精痛，却又不伤筋骨。苏老爷子边打边念打油诗：“打你贪玩又好耍，打你上课不念书，打你活得像头猪。”

苏洵上学堂，对同窗说：“猪有猪福气，回回拱到红苕地。”

同窗问：“黄荆条子抽你光沟子，抽得暴起一条条猪儿虫，以后你还野不野？”

苏洵把眼皮一翻：“野啊，咋不野？黄荆条子算啥子，笋子炒肉我不怕！”

笋子炒肉指竹片体罚。眉山的男孩子全都吃过笋子炒肉，个个抗压力强。有些野丫头也要吃这种炒肉。

苏洵闹够了，野够了，发一会儿呆，顺手拿起书卷来，念书念到天黑，掌灯又念。苏序在窗外听书，摸着自己的七寸胡须。眉山人家户户有藏书，苏家的老大老二都爱读书。后来陆游骑驴到眉山，惊叹：“孕奇蓄秀当此地，郁然千载诗书城。”

两宋三百年，眉山一个县就出了九百零九个进士，高居全国州县第一，成都不能比。

苏序观察老三，寻思：这个野娃儿，说不定要野出名堂哩。

如何野出名堂呢？苏序骑毛驴，在眉山城外的孙氏书楼下打转。这孙氏书楼有唐宋皇帝赐的金匾。苏序眼前灵光一闪：让老三野到外面去长见识？

俗话说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。

野出去

苏洵雄赳赳野出去了，野上了峨眉山金顶，野出了长江三峡，越荆楚，入中原，见识了大世界。家里人巴望他有大出息。他回来了，说话南腔北调，举手投足有派，大谈汴京的大人物范仲淹，欧阳修，还有韩琦！听上去，这些大人物都跟他有某种关系。左邻右舍也来听他讲。讲完了，他的眼睛亮如灯。有人却问：“苏处士，汴京黄金榜上，有你苏洵的大名吧？‘书中自有黄金屋’哦，皇帝老儿说的！”

处士，指民间的读书人。苏洵的亮眼睛顿时暗下来了：进京考进士，一考再考，名落孙山。他已成家，妻子程夫人出自眉山的大户人家，程夫人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苏轼，次子苏辙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苏洵还行不行万里路？全家人等着苏序拿主意。这老爷子喝着洪雅县道泉茶，摸摸孙儿的冬瓜脑袋。他开了金口：“老三，明年还想出去？”

苏洵忙道：“想！”

于是，苏洵又野出去了。

邻居揶揄：“苏家老三就是脚野，钱多了，一把把花买路钱，铜板白白撒一地。”

苏序听见了，装着没听见。其实，家里穷了，程夫人当街做生意，卖布帛，赚的钱都成了丈夫的买路钱。苏轼、苏辙正在吃长饭，一顿顿狼吞虎咽，刚吃完又嚷嚷肚子饿；又上学堂，交学费，裁制新衣服。程夫人悄悄典当她的嫁妆……

丈夫出远门一年半载，终于回眉山啦。这一回，苏洵却是灰头土脸，衣裳破烂，言语混乱，神不守舍的样子。程夫人心都紧了，公公依然不动声色。

苏洵这次回来的变化是：一头扎进书房南轩，半夜三更还在苦读。

问题是：苏洵还出不出去？眉山街坊有顺口溜，很难听：苏洵苏洵没出息，大把银子花出去，挣毬不来黄金屋，倒能气煞颜如玉。

舆论不利于眉山苏家。程夫人“耿耿不乐”。苏序背着手徘徊五亩园，慨然吟诵打油诗，以示自强不息：“苏家想要雄起，遇事就要稳起。遇事不能稳起，大家都要遭起！”

据苏东坡在海南回忆，眉山苏家三代人，穷困过好几回。

苏东坡的回忆录叫《东坡志林》。

三种光

转眼到了莺飞草长的三月，蜀人出远门的好时光。苏家点灯开会，

三个烛台，照得堂屋透亮，老大老二都来了。老二苏涣考上了进士，如今在雅州做官。七个孙子辈，在堂屋的三合土光地上坐一溜：苏不疑、苏不欺、苏不危……年逾七旬的苏序老爷子，摸着一溜脑袋瓜，摸那个冬瓜脑袋似乎摸不够，顺着摸又倒着摸，似乎有讲究。苏轼的乳母任采莲，苏辙的乳母杨金蝉也出席了点灯会议。程夫人很紧张，她的夫君苏洵更紧张。会议气氛，叫作凝重。

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，苏序听得认真，频频点头。苏洵耷拉了头，鼻尖直冒虚汗。看来形势不乐观，眉山的老处士恐怕要“处”到底。七嘴八舌渐渐停了，十几双眼睛齐崭崭望着一家之主苏序。序言的序，序幕的序，序曲的序。七个乖孙子一律仰头望。

苏序伸出三个手指头，说：“三种光。”

进士苏涣会心一笑：“父亲是说日月星。”

后来苏东坡有得意对联：“三光日月星，四诗风雅颂。”

苏序摇头，依然晃悠他的三个指头，又说：“三种光。”

苏洵叫苦：“父亲，儿子都快急死了，您就别卖关子啦。”

苏序喝一口洪雅县瓦屋山道泉茶，慢吞吞开口：“老三究竟会不会有出息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。他出去，他回来，银子花光了，可是他的眼睛在放光。他讲外面的世界无限精彩，什么陕西，什么东京，什么翰林院大学士，讲得子瞻、子由两眼放光，也让我这个老诗人的老眼放出光来。苏家三代人，三种光。光这种东西实在不实在？依我看，实在。老三见识了外面的高人，每次回眉山都加倍用功。光在啥地方？光在书卷上。我的乖孙子轼儿在八岁那一年就说过，欧阳修又不是天人，以后长大了，我比他厉害，我比他高光！”

苏家六个孙子，扭头去看冬瓜脑袋。

爷爷苏序停了停，起身走七步，俨然曹子建。老诗人口出一首

打油诗：“三种光啊三种光，照得苏家亮堂堂。老爹不行儿子上，肯定要上黄金榜！”

苏洵顿时大激动，扑通一声给老父亲跪下了，叩谢如捣蒜，哪管石板硬头皮软。转忧为喜的程夫人含了热泪，寻思典当她的最后一只和田玉镯。

夜深人静了，她瞅着烛光，闪着泪光……

中国有苏东坡，苏序、苏洵、程夫人，都有大功。

苏洵的暴脾气

苏家有女曰八娘，嫁到程家去，原本希望苏程两家亲上加亲，不料八娘受虐待，十八岁，死了。程夫人极悲痛。苏洵大悲且大怒，要冲到程家去讨还公道，棒打女婿程之才，痛骂程家恶婆婆。

程家富，苏家穷；程家傲慢，虐待苏家女儿八娘。亲家一夜间变仇家，苏洵要出这口恶气。程夫人强忍悲痛劝几句，苏洵更是火冒三丈。他手持一根五色棒，把程家的聘礼打得稀巴烂，包括一对青花瓷瓶。打不烂的衣料就使劲撕，撕不烂，动剪刀。折腾了大半夜，苏洵还在院子里跳，骂得难听，夹杂俚语村话，骂得眉山半个城的居民都想跑来听。

程夫人流泪念佛，手拿一卷《心经》。她夹在娘家与婆家之间，两头受气，还不能诉苦，于是苦上加苦。她哭道：“我可怜的女儿啊，

你那婆婆，你那丈夫，怎么能……”

苏八娘在程家，干的是下人活，吃的是受气饭。

这一天，苏洵在苏家祠堂召集一百个族人开大会，控诉程家的罪恶，一桩桩一件件，罄竹难书。苏洵跃上高凳子，瞪眼宣布：“苏家与程家，永远断绝关系！”

这一断就断了四十三年，直到程之才在广东惠州见到苏东坡……

老处士苏洵的暴脾气在眉山是出了名的，后来在汴京他痛骂王安石，写下《辨奸论》，一直传到今。苏洵骂程家有道理，但他为什么不为程夫人的处境考虑呢？他大大出了一口恶气，程夫人却从此憋气，一年年隐忍而操劳，伤了元气。

苏序，苏洵，苏东坡，这祖孙三代人，若是走在眉山的下西街，那身形，那眼神，那步态，估计很相似，像一支受过相同训练的队伍。遗传力量之大，大到无法测量。苏东坡“绵历世事”，宦海沉浮，把基因中的暴脾气升华为浩然之气。所谓豪放东坡，奥妙在此。

狂走从人觅梨栗

苏轼小时候贪不贪玩儿？贪玩儿。有诗为证：“我时与子皆儿童，狂走从人觅梨栗……”眉山城穿城三里三，围城九里九，好玩的去处数不清，小伙伴们动不动就聚成高高矮矮一大群。苏轼苦读书，然后就释放。有人称他是“三好”学生：好玩，好吃，好学。

小苏轼如何去释放？上树摘鲜果，下水摸大鱼；骑牛读圣贤书，冒雨走永寿镇。这个苏子瞻自称浪里小白条，大江出没烟波里。拍巨浪，扎猛子，浮对河，掰新笋子烧来吃，手持弹弓追老鹰。永寿镇在城东二十余里，苏轼、苏辙跟着大人走亲戚，返回时忽遇偏东雨，个个淋得瓜兮兮。唯独苏轼浑然不觉。他自诩三岁半就爱上了淋雨，毛毛雨，雷阵雨，偏东雨，淋得好生欢喜。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”后来的名篇《定风波》，有童子功的。淋雨回城可不是徐行，而是顶着暴雨冲过了河石坝，冲上了城东三丈高的唐城墙，再穿城三里三，一口气冲进城西温暖的家。他还拒绝喝妈妈熬的姜汤，小小男子汉气宇轩昂。

苏子瞻在眉山城，东逛西逛胡乱走，屁股后头是苏子由和表弟程六。弟弟跟着哥哥耍，哥哥又跟着大娃娃。何处觅梨栗？单觅别人家。在自己家里不可能“狂走从人”。翻人家的青砖墙，苏子瞻的手脚相当麻利。苏子由体弱，身板薄，指劲不够，爬上墙又滑下来，再爬，再滑，韧劲生焉。子由的这股子韧劲，后来带到了复杂的官场。

苏子瞻噌噌上树去也，苏子由在树下扭头望风，抬头望哥哥，心儿怦怦怦。哥哥摘了梨子桃子或荔枝板栗，不会先饱自家口福。白里透红的大桃子抛下去也，子由稳稳地接住，喜滋滋抱在怀里。仙桃啊。

哥哥在树上激动，压着嗓子说：“弟弟你先咬一口啊，尝个鲜啊。”

弟弟的声音像蚊子叫：“等哥哥梭下来一块儿吃，我们今天吃安逸。”

苏东坡诗云：“嗟予寡兄弟，四海一子由。”

苏子由追怀哥哥：“抚我则兄，诲我则师。”

苏、程兄弟七八个，狂走大街小巷，翻墙爬树吃惨了。眉山儿

童常说“吃惨了，吃笑了”。苏轼把杜甫的两句诗抄下来，贴在南轩的门板上：“庭前八月梨枣熟，一日上树能千回。”

学堂先生刘微之看了摇头。须眉皆白的苏序爷爷看了点头。

好吃嘴

苏东坡吃东西永远包嘴儿包嘴儿，从眉山吃到汴京，吃到杭州，吃到苏州，吃到扬州，吃到黄州，吃到惠州，吃到儋州。“自笑平生为口忙。”天府之国，食材丰富甲天下。苏东坡的妈妈程夫人，原本是在富贵窝中长大，见识过好多美味佳肴。她嫁到苏家，亲手做饭菜，她带到苏家的丫头任采莲做帮手。苏家菜那个香啊，香飘半条下西街，飘上了高高的西城墙。人们一旦走到了下西街，就要吸鼻子，相顾曰：“闻到没有闻到没有？苏家的回锅肉，苏家的板栗烧鸡，苏家的小笼肉包子，苏家的大蒜清烧鲢胡子……”在眉山，苏家属于中等人家。

苏轼上学围着先生转，放学围着锅台转。妈妈切肉，菜板上他要尝一口；乳娘蒸肉包子，他咬得满嘴流油，烫得吞吐舌头。边吃边东问西问，很想知道一桌好菜是怎么弄出来的。

话说有一回，苏子瞻伙起好友杨济甫和苏不疑、苏不欺、苏不危，带了小不点儿苏子由，跑到西城墙上操办宴席。弹弓打肥鸟，长线钓大鱼，还偷了一块家里的猪肉，几节香肠，五个鸡蛋，果蔬无计，

还有一坛子香喷喷的老酒！火砖砌灶台，树枝树叶烧起来。锅瓢碗盏敲响了早春二月，麦苗儿青青菜花儿黄，啊，天上有个金太阳。

苏子瞻天不亮就开始忙了，先偷肉，后打鸟，再钓鱼……要搞得不声不响，井然有序。宴席要办得漂亮，宴请亲爱的爷爷和几个眉山老酒仙。他负责煽火煮肉，三斤重的猪肉要煮到七分熟，捞起来切成片，再用盐菜回锅。苏子瞻盯着锅里煮的二刀肉，学爷爷念念有词：“猪肝下锅十八铲，回锅肉啊八十铲……”可是忽然间，苏子瞻抬望眼看见了峨眉山，金灿灿的金顶啊，父亲上过金顶，亲眼看见了佛光，亲眼目睹了云海！神了，呆了，猪肉香闻不到了。苏子瞻不知不觉走到了城墙边，盘腿而坐，神往那似乎近在咫尺的峨眉仙山，满脑子遐想，“霓为衣兮风为马，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。”

谁写的？李太白！词语修饰自然，美感浸入肌肤。

一个时辰仿佛在转眼之间。太阳偏西了，火熄了，柴火慢慢变炭火；煮肉的水干了……一股春风从背后来，苏子瞻闻到了肉皮的焦味儿，道声不好，跳起身来奔过去。

哇！猪肉炖得稀溜耙，皱着眉头去尝它。呵呵，居然味道还不错，肥而不腻，爽口得很。后来，苏东坡在黄州写下打油诗《猪肉颂》：“……早晨起来打两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

大文豪写诗歌颂猪肉，除了苏东坡还有谁？一道千年美味，诞生在眉山西城墙。

苏东坡自称老饕，有《老饕赋》。他饱尝美食，创造美食，传播美食，把川西坝子（成都平原）的几十种美味带到大江南北。这个眉山城的好吃嘴哟，一辈子享口福。

不残鸟雀

苏东坡捉鱼打鸟凶得很，自称百步穿杨，能够穿叶射鸟：不需看见鸟，只见树叶子晃动，弹弓石子就射出去了。但闻石子破空之声，说打胸脯子，不打嘴壳子。古楠高不高啊？高得很，枝干峥嵘伸入云，苏东坡爬楠树掏大鸟窝，吃鸟蛋吃笑了。眉山的男孩子谁不玩弹弓啊？学堂先生刘微之也不反对，先生还引用孔夫子“弋不射宿”，不打归巢鸟罢了。

狩猎之乐趣，深藏在人类的基因中。

苏东坡刻苦学习之余，伙起众兄弟，东打鸟西打鸟，那桑木弹弓浸过三次桐油，轻便而结实，称手，光滑，漂亮，天庆观的学生个个羡慕，邻家女孩儿总想摸一摸。一把好弹弓啊，拢集了原野，招呼了树林，连接了天高云淡，逼近了莺飞草长。一年四季有它，睡里梦里爱它，上学路上亲亲它，放学回家藏起它。自然之美与这把弹弓有关。存在的惊奇却先于美感。拢集广阔野地的弹弓啊……

可是妈妈发现了它。妈妈曾经听说过，城里有个弹弓高手，原来却是自家娃。

妈妈啥也不说。她捡了一只受伤的丁丁雀儿，让子瞻给它养伤。子瞻一向对草药感兴趣，忙起来了，跑到城墙边挖了野三七，咬碎，敷在丁丁雀儿的伤口上；又弄虫子、蚯蚓喂它吃，整整忙了五天，必须细心周到，夜里梭下床看望它好几次。小鸟的伤养好了，不肯飞走，只在苏家园子里飞来飞去，可爱极了，它的叫声非常好听。